

經部

周易象辭卷八

餘姚黄宗炎撰

☶☷ 地下山上剥

從來虛文之盛未有不害于爾家凶于爾國者人之一身致飾于巧令而仁鮮一代之政治徒重于威儀而事爲必至乎壊爛脱落而莫可收拾古今事理物極則反賁方盡力夫繪藻剥且解去其皮毛苟三獻

百拜眞情不寓攘奪即隨其後此剥所以承賁也大傳曰致飾然後亨饗則盡矣王者之于郊社宗廟大賔養賢卜期而後舉卜牲而後用齋戒以省之文繡以衣之遠方備物有司供職玉帛鐘鼓極其威儀登降盡其式不如是則不成饗及其既饗也委棄狼藉煌煌以將敬者无事不為麋土向則竭誠并力以致飾于今而皆盡矣天下萬事萬理未有致而不趨新盛而不就衰者也卦之六畫以五偶戴一奇有牀

之象非但用以寢處凡供饌割牲陳列之所藉俱謂之牀古者布席就地而坐其牀不高一竒為版五偶重壘為之足其形過高臬兀而欲顛仆之象然合山地二體以取義者何也地居西南山居東北兩相遥對自地而順行而澤而天而水自地而逆行而火而風而雷中含六象往來皆虚山之倚地无實際可為憑據又以柔土為膚无剛土為之骨雖極其窮蹙危峙必至崩頹而自陷下之五柔土歸于土泯滅而无

所表見上九一剛石堅力厚即當隕潰之時其質性自存不能毀裂如君子之在亂世滔滔天下而確乎不拔可以自信可以信天者也二體雖合其形就離與其苟且而求安不若判決而去危但卦三陰為地地乃萬物資生之本必不可剝惟有培之使厚則其虛者自實矣陰陽往來迭為消長天下古今未嘗有一刻无陽之候亦未嘗有一刻无陰之候如先天圖則无陽于剝後无陰于夬後以乾坤列之六子天地

何以不崩墜人事何以不悖亂耶

剥不利有攸往

五陰當事一陽孤危于物外成剥之象矣以剛而言窮極而无所往以柔而言則勢已極盛盛極必衰豈復有可往之道天地之氣運當其閉塞小人種其乖沴猖狂變亂天下无敢從而議之者彼之使倆既逞未嘗不自以為得志不知一時之顛倒其暫也而千秋是非長在在小人亦宜稍戢夫鋒鋭君子適遘斯

危无所施其匡救惟有卷懷退藏保守一身之成德以為生生不息之丕基此幾微之正氣實上帝所眷注而回護者在君子烏可妄有所試以變于小人是均之不利有攸往也夫人心之剝雖梏亡反覆而夜氣仍存世道之剝雖弑父與君公行不諱而子臣弟友之分誼難泯天地之剝雖極其氷霜寒冽而微陽自蘊茍剝盡為坤而始復則禽獸不遠者无平旦亂世无隱君子至冬之前月无陽氣豈其然

剝剝裂也從刀從录录乃取水之桔槹綆仍而不絕
剝之為害非一朝一夕所成以刀漸割裂之徐至于
盡陰陽之往來其初最微一刻一時積成大寒大暑
幾微不絕所致也古作卜刂從卜者以灶火灼龜有裂
兆因其裂處可奏刀而解剝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
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何以謂之剝猶割裂其皮而剝去之也柔勢方生能

變剛而為柔也何以不利有攸往隂柔得位乃小人得志之時凡不仁不智无禮无義之事靡不熾然而咸長也君子于斯而欲往必喪其生平而漸化為小人未有能施其救時之術者葢小人之虐餤滔天萬國聽命一失位之君子胡能逆而與之爭又不可隨之而同靡惟有順其勢而止遏之乃觀剝之象以處剝之道也消息盈虛天行所至非人力所能為君子知幾而尚乎此即知天也　二篇剝傳惟三言象鼎

曰象也小過曰有飛鳥之象焉此曰觀象也此象皆以卦畫而言非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如以八象言則六十四卦何莫非象不當專此三卦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五岳至高陵阜至卑其隆起于地上莫不植根于地下有萬仞之高山即有萬仞之山骨以載之地上地下各居其半雖唷嶁之起伏亦然方能亘古聳峙不不至崩圮如僅以簣土層積下无所以植其根中无

所以為之骨雖高如泰華有不隕墜者乎此山附于地而成剝也附者徒有柔土相依而无根骨之謂在上之人觀乎此象欲其宅之安也非僅僅自為吏吾塗塈而已又非肆力于棟宇之堅固垣牆之高峻而已必當培益其在下之基址使之豐厚而不傾陷而後吾之居宅可安所謂民之邦本不見是圖者此也不然峻宇雕牆美則美矣將麗于何所乎　五偶皆虛地中无有根骨即以高山附其上故至于剝不知

此義而漫云山親附于地為剥山不附地應何附哉

未見附地之山盡剥也觀象者須得其實情乃可

附附小土山也從阜從付付有隨從之義附婁小山

乃大山之龍衛其斷續之氣脉即從此而過借為親

附依附之用説文有坿字以别之而義淺矣宅

所託也從宀從乇乇為蔓草附物之形人之託于居

室亦猶是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一奇横列于上而五偶承之中虚隆起牀之象也詳諸爻文義非寢處之牀乃薦牲之牀也安牀以足足過高則牀不安將剝去其下以就平正先有傾圮之患牀足入地自不絶于壊爛初陰在下憒憒无知其于世道人心不知邪正理欲之分因時遷轉處牀足之位不能特立曖昧昏迷不見所謂正道故云蔑貞而凶也蔑不見也

爿一牀象形一者指枕人有疾病則倚之故凡疾病諸

字多從之凡陳設供饌及凭倚者俱可謂之牀不專為卧具也小篆竟以為疾字反于本文加木以別之誤而又誤矣足足從止從○從捐膝上圓骨上自膝下至止皆用以行者通稱為足人之行止在足借為滿足言知止而不進之意蔑蔑目勞无精也從苜者羊目大而无神從戍者干戈之役晝夜不得休息眸子眊焉視之而不見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濕溽之氣盛則蒸濡乎牀足土潤牀腐先滅沒其下體全體傾頹自此始矣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辨者牀足與牀面交會之處足之用木豎立面之用木横列其才判然不同其爲用亦異所以象辨也位當剥之二爻牀足已去而次及牀面人心既去漸滅世道既已陵替其剥之勢浸淫而不止此際之天下誰復知有正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同爲蔑貞

凶而與初逈別向也視之而不見今則見正而反以為邪見君子而反指為小人矣承乘比應莫非陰柔陷身幽谷之中所聞所見以習俗為常於戲先王之禮樂聖賢之大道萬古終不可磨滅爾豈能以一時之習俗一人之識力自為一定不易之法則哉

辭辯判也從刀從辛辛本二人相訟其辭支離而莫能決聽頌之人以片言判斷其曲直如刀從中分截去其紛蔓也借凡事辨别明辨之類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處位中正是人性本善也但當重土之下无有應援前後左右莫非陰柔雖欲為善其誰與為善風俗移人賢者不免進德修業必賴師友未有與則終于蔽錮而已矣

六三剥之无咎

山地相合而成剥下體三爻已就壞爛不得不去而向上彼臯兀腐敗之牀何庸顧惜介乎上下之交可

變危而即安故剥之而得无咎獨當五陰之中上有四五是不為福先也下有初二是不為禍始也隨行逐隊因人成事无所表著時過運回有可挽之機矣夫初之足二之辨已經剥落必非修飭所能治世道人心既剥亦豈因循所能改惟懲創振作一洗積習庶乎可期于更始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為艮山而末至下為坤地而將盡非山非地有可

變革之道處乎其介是失上下而不罹剥之咎

六四剥牀以膚凶

膚魚果俱為牀上陳設之物三牀已盡四乃剥牀上之膚禮有膚鼎取柔軟无骨之肉以為鼎實柔爻陰位故象之下卦既剥无牀可薦則膚方墮地不成燕饗不可嘗食安得而不凶　下卦三陰一體為地而伏于下其勢未甚四復以陰引之加土于土始積壘而難過且嶮巇不平剥之為禍于斯大張矣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因牀之剝而及于膚是割切者近向剝壞之牀故罹其災害也　膚乃已切之鼎實故牀剝則與之俱剝如曰人所寢處之牀剝壞而及人之肌膚天下焉得有此事或癱木不仁者耶苟既剝膚則災已入身胡得尚云近災吾不知此剝人肌膚者為何物彼必曰陰柔之氣如其為陰柔之氣也則非若白蟻之蝕牀版而漸蝕人身明矣牀為木之死氣人為天地之生

氣餘牀之蟲未有能餘人者也愚嘗讀儀禮知虛文之蔵莫甚于饗禮極其賁飾然後成饗一饗以後籩豆撓亂品物委棄而不問故曰致飾然後饗則盡矣致飾者極其文飾也盡者遺落无餘也剥牀以膚正既饗則盡之謂先儒誤讀燕亨之亨為元亨之亨此義茫然矣觀京氏易作剥牀以簠其義益明

切切刌也從刀從七國君七鼎切肉有制寸者分寸不苟之意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儀禮牛羊豕各為一鼎之實惟魚每鼎用十五頭昏禮用十四頭其數多烹必須貫恐其缺爛不成形也以宮人寵即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之意宮人使之治飲食以供祭祀賓客以用也寵任也言用謹慎修潔之宮人而任其事也陰之剥陽女之剥男小人之剥君子其為不利者何可言説庶乎用之得宜御之有道或可消不利而使之无也如先儒所云五率

衆陰而事上襲鄭康成一后三夫人當夕之邪說以謂魚貫其宮人排列而豕溪即在大壯之時未有不至于顛隮者豈老去之狐陽堪此伐性之衆斧而猶言无不利也即利矣是周公誨淫也斯為誣聖

⊕貫穿物持之也象形後加貝指所貫之物贅也說文因而分為兩字大繆又與古毋冠字相混冠方而貫圓各象其形　小篆龐圓尚方義不可尋矣

[篆]魚水蟲也象形　小篆譌魚首作人魚尾作火而製

爻字形與意一无可據所當改正者也寵篆解見師

二爻象傳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宮人各盡内職陰豈有剥陽之尤乎是亦因變圖存

順止之術也

尤尤從犬省體犬類之小者犬小而健畜之甚猛者

也故稱為最甚之稱過甚則失中故借悔尤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碩果棄危幸而不食正天意所存以剥之時視之亦无用委棄之物耳或遺失于樹顛或零落于几席其究也必反于地則藴隆之氣從此而發泄生生无窮葢不剥則不傾不傾則不入地不入地則其發生未可期故惟君子當此為得輿也輿地也君子在上乘輿以治人得人而俯畜之衆皆仰而受戴彼順乎我我得止彼道不終窮小人本无含養之仁一經摧折才華既盡至性隨之消滅必不能反本還原以作傳

薪之計是剥于上者窮于上而已故云剥廬廬田舍也小人本宜在下以承順夫君子使其欲攘奪君子之位而竊居之是自剥其覆庇之廬舍而亦淪亾矣

愚按碩果不食正與夫子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相同凡瓜壺之碩大而美者可以為種老圃預選擇之繫艸為識以示不可食然周公何以若有慶于碩果夫子若深憫夫匏瓜也憫匏瓜者舍當前之飢溺而遠世傳道以及來世若似乎緩不能待悲

滔滔者未有已也慶碩果者喜天之未喪斯文而懷其實以存其類萬古綱常聖賢名教幸存而不剥也其慶與閔雖異而實同

碩　碩頭大也從頁從石人身惟頭最大而堅艮山一陽在上實似之觀之顛若謂人頭之大異乎常者兩陽故也此碩之頭大指一身中以是為大一陽故也

果　果木實也指果在木上形以其堅也故借為決斷以其實也故借為充足

廬　廬從广從盧田間艸舍春

夏寄跡耕種耔耘暫休息之所也其制草率而卑隘僅可以撡蓋農家之器具不使雨漬日暴而已至于人則跼蹐而寄宿猶勝露處爾聖人于一文一字之中俱寓稼穡之艱難以告後世以其草率也故借為喪次居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无君子則莫治民无民則莫養君子君子居上而民居下是以民為輿以載君子也小人欲篡此位以陰

柔之偶畫居之其廬上穿不可以蔽風雨終焉用之

䷗ 震下坤上 復

兩間之氣化不息其運行者陰陽而已一往一來迭為消長雖有偏勝而無孤行陰窮于上則姤于下陽極于上則復于下夬則姤剥則復非夬後成乾始姤剥後成坤始復也碩果之仁即含于碩果之内不待他求而自得子曰仁遠乎哉欲仁斯至復豈别有物自外來不過就此未食之餘不剥之而即是矣寒極

必温亂極必治雖近禽獸未嘗无夜氣物不可終盡剥亦未有終盡剥之事也此復之所以次剥也然何以謂之復乎復者去而來往而返去來往返交錯不止之義凡為陽氣无不上升上之至則反下矣如日月經行西之至則又東矣就四時而言之春陽在地面草木隨地氣而發生夏陽離地在于人間暑熱爍膚萬物受其熯爍秋陽去人麗乎空中一切濁質不能隨乃見澄清嚴肅之象冬陽上達九天離人甚遠

故人物苦寒天之最上接于地之最下此陽尚往而不息即埋伏地中是為後日之雷雷非能去天而入地也升升不已則雷已在地中故合地雷二象謂之復也地順雷動順禮而動則為聖賢順已而動則為禽獸地中之雷有動之機實未嘗動理欲未分喜怒哀樂未發蘊畜培養正在此時初陽從剥上來似乎相去甚遠先儒擬為主人翁他出宅舍日就荒蕪一旦歸來便門庭洒掃此語尚覺毛輪主人他出歸來

是遠復也剥之終即是復之始剥之上即是復之初斯為不遠爾六爻取象俱以道路往來為義以明復乃往復也初不遠復操存之心无有放失即先儒心在腔裏之意居于安宅修身為政不下堂而萬事理二休復有所依據休息安養无外慕者也三頻復時出時入用力勞而成功寡四中行獨復如衆客覊旅吾獨還家五敦復如驅安車而由正道无反无側自然登堂入室者也上迷復喪失道路離家日久客子忘歸放心

不求者也釋氏謂無心者非无其心心本自无心也欲還无心不須勉強放下即是剥可不必復復而修身下仁從道自考指為紛紛理障聖學求放心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不思則不得不放是復得亦是復復非空空可以保守必修身下仁從道自考其本原不同枝流迥别後世之欲合儒釋者豈非夢語乎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窮上反下往而復還故謂之復復則无有閉塞行而莫阻故亨復者復其所固有非由外爍陽氣下入陰氣上出入者因之發越出者因之退讓其出其入俱由漸而至非一蹙而成故云出入无疾疾速也一陽雖孤五陰之朋雖感陽動上升陰皆順從其朋來聽命于我故云朋來无咎陰陽之道路上下交錯反反復復无時或已故云反復其道日陽之象剥窮于上復反于下以剥六爻加復一爻其數為七故云七日

來復二至相距每跨七月陰陽一改謂之日者猶詩云一之日二之日也當此之時君子可以有為世運漸成開朗是以利有攸往與剥正相反也

復復往來也從彳從复复從夂從畐謂老人血氣向衰其由行之道路不過在日用飲食之中其起居出入俱有定所人行往而復來來而復往就此故道有似乎此故合彳复為復然實一字爾小篆強如區别不若古文專用复為正當簡易也彖辭出入朋來反

復道來復往皆在爻義中可以想象剛反一語亦覺燎然

七日來復有取易緯稽覽圖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為復朱子從五月姤一陰六月遯二陰七月否三陰八月觀四陰九月剥五陰十月坤六陰至此十一月一陽生而為復夫復本一陽在初而二而三而四五上則成剥矣剥則復來居初故云復反其道如人之行路者去而復反其期則七日而來復于此位也其

義甚明何用支離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月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何以亨也剛去居于上矣從上反居于初无所隔礙故也雷之性動地之性順動而以順行之不窒其不繼不慮其不勇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也其所以能去而仍反往而又復不息于道路期乎七日來

復而不與者何與陰陽之氣天所旋轉絶无罝作勉强自然而往來以為行也其所以利有攸往者剛在世道為昌明在人為君子在人心為天徳剛長則天下治賢人出克己復禮聖人于此若慶之也陰陽屈伸剛柔往來其氣機運行俱天地之心為之主宰然而寄諸品物或蕃廡或雕零其心俱不可見惟此出入之交反覆之際窮于彼而倏生于此其端倪接續乃見變化之无盡其為心也葢于此而見乎自王輔

嗣以反本為心寂然至无為本其說淪于致虚守静

邵氏擬之玄酒太音朱子指為冷冷清清皆形容其

静而未動是即无極之意然此實老氏之學也與吾

夫子所云天地之心毫釐千里夫陽從剥反惟其能

動也故出有入无莫間乎上下使其止而不動則終

于剥止矣文王之言出入朋來反復來復利往夫子

之言剛出動而順行天行剛長合而覩之言動乎言

静乎可不辯而自明矣　人本有心釋氏千言萬語

必欲抵之曰无天地本无心聖人一言斷之曰見天地之心无心之心因氣化流行而見知氣化非能自流行也有心以主之也豈有有心之眼耳鼻舌身意而欲付之色聲香味觸法滅絶其心使之弗思弗思之禍外蔽于物而不詳審猶其小者也内无可依據私邪横起莫知端緒其害始不可名狀矣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弗正心乃是對證之藥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

一陽伏至重陰之下其象為雷雷之獨體原為地中潛藏之物再加以地則其陽氣更覺微眇天地陰陽之屈伸如環如輪往之極即是來之始陽氣初來幾希而未可見復之象也先王政教必合天時當陰陽交會之際日極南陸謂之至日閉四郊之關不令奔走出入即商旅之在道路者亦止而不行后之廵狩者亦端居而不省方葢静聽陰陽之變易不敢瀆擾

其往來接續之隙也人身之氣血原與天地氣化相通日月飲食俱以麤暴掩忽不能察識一當疾病則每逢節候其輕而就愈者即從此退去重而難瘳者必于此而增劇元后為天地贊化育豈可不順時令以調天下之氣血乎

行與省亦是出入往復之義天地之氣化初回人不敢與之爭道而馳也

闗闗以木横持門户也從門從𢇇𢇇者織帛以絲貫

桴者距門者以横木貫門扇有似乎此郊外為關鄰國之界限設門以防出入關須稽察借為相關關係關啓閉有聲借為關關關關𧶜商行賈也從貝從商省商賈重利商度其貨貝之貴賤以為趨向啇如楷書借用商度之商小篆如貝近俗

初九不逺復无祗悔元吉

初陽來自剥上若似乎相去甚逺然剥之上即是復之初陽升之極造為天上之天即反為地下之地即

是此陽循序而至故云不遠復也人性本善无或塵埃點染一念偶起旋即消除固未嘗彰顯而可見何至于有悔悔者悔其不善而遷于善本无不善自不至悔祇至也此身混然天理故為元吉倘剥之而坤由坤而反復遠乎不遠乎天道聖學俱背馳者矣大傳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悔而後復者常人之放心其去已遠震者困心衡慮之謂君子无見于言行之過何所用其悔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不遠之復本從慎獨而來所以能誠意正心使視聽言動咸歸无過以其握修身之要也放心不知求者是遠而不復皆因五官百骸偏任其好惡血氣強暴心反退舍物交物而引之則其身蔽壞汚濁修之亦甚費整頓過不外章身自光明清潔修之之道孰與于此　釋氏以視聽言動付之五官百骸當其寂然不動是為真空空實非空當其或視或聽或言或動

是為妙有有實非有是為空有不二是為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當視而視當聽而聽當言而言當動而動
何嘗有心于其間是為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
得未來心不可得達磨西來直指本體本體者何身
是也身能視聽言動付之官骸不落識神則雖視雖
聽雖言雖動无所留滯自落生死洒落超脫輪迴同
謂之身以身還身何所用修苟无識神黏戀偶有非
禮之視聽言動亦无傷于本體又何必用修故以時

時頻拂拭為凡夫以本來无一物為見道也爻詞不遠復本言心傳以修身釋之正一大關鍵不可不詳辨者

六二休復吉

他卦之為震者陰居陽上為乘剛乃震出奮之衝多屬危而不安復則地下之雷潛藏淵閟未露端倪二依其上得藉其溫和之氣休息含養神情暇豫從容以成其復吉之道也　初不遠其象敏速剛健見于

幾先也二之休其象和緩柔中涵育于平時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陽氣初回獨與之近二爻皆正剛柔合宜仁在我之下吾即休息于此初之仁斯為二之仁矣其體虛故樂善而能受

六三頻復厲无咎

位介乎上下之交雷體近地為將出之象故為頻復頻者地水之際涉水既盡則登于地雷由下起亦將

陟乎地上葢因相似而取義者也人心操存舍亡或出或入知及而不能守擇善而不能執必當戰兢惕厲恒過然後改乃可无咎　復之出入反復其往來道途本一氣周流其運行无有端倪三當上下之介有接續可見之跡如行者逢津梁于此自覺危險合彖詞觀之爻之取象豈不神妙也哉

四頻水涯從涉從頁水陸之際津梁會集前後往來相繼故有頻數之義冬月病涉寒徹心髓愁容見于

顏面故從頁俗省作頻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義人路也頻于危險則操心慮患自由正路而復還

惟義故无咎　不遠者即身即復休者有所依而涵

養子曰依于仁頻者見險而知岐然後能復是義之

有分辨也

六四中行獨復

不行則為地行則為大塗皆二體所自具之象四離

下而上後有二三隨之前有五上導之居羣陰之中以行獨與初陽相應以上下卦而言又逼近于雷雷以時升必先乎四故為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即路也出入反復者皆于此而共行四之中行獨復知所趨向循守轍蹟而往无廢无畫以其從道而行故也即禮傳君子循道而行之謂

六五敦復无悔

承乘比應皆陰與陽相去校遠矣五自身以下三爻皆偶亦地象也五履其上而又為偶畫是地上又加以土有敦厚之義培土既厚而出入反復以由之惟覺蕩平正直不憂其險巇雖稍有遲速之不同終必得復所以无悔　子云多見闕殆慎行寡悔敦則不殆矣行自无悔其篤學力行者與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二近陽故下仁四應陽故從道三非近非應猶與陽

同體故義无咎義者宜也人路也宜循此路而復于陽也至于五既非比應又非同體似與初遠特以虚中之徳天資混厚可以自考于己而信于初所云此心同此理同者是也　敦之取象皆屬重土之義敦臨亦下踐三偶益以上之一偶敦艮下卦已成山矣又益之以上卦之山亦兩重剛土之意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人之改過貴勇覺于幾微者上也更于顯著者次也復之既終是憚于改過矣與陽既遠无師友也身居重陰質愚下也日處利欲之内久而惑亂惡知其非益昏迷晦冥不知有路可復者寧得不凶乎如此聾瞽外失路而災至内狂誕而眚生見邪為正即妄成真不但不能從陽而且與陽戰血氣為主必欲盡除其天理恃其居上之勢羣陰之衆用行師以敵初不知孤陽雖下雷霆奮發自能破土始則自謂莫强終

必至于大敗而已此時之君主失職賊邪為政五官百骸反放廢其心國君亦以之而凶也雖至于十年之久焉能往而正之一步不可行也　此爻備極諸惡見人不能无過貴于改過梏之反覆所以至于如此者未嘗不因官骸用事心主失職在國家則君弱臣強小人秉政斥逐君子之象獼氏欲懲其潡反以無心處之任官骸之交引而心不與雖有非禮亦空中纖塵不忠其不容茍以之治國則權操于臣无君

子小人之辨大亂之道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以陽為君君當在初以位為君君當在五上何為者而乃行師誤國以及于君其迷復之凶是君不當君反其為君之道也在人則耳目手足為主心放不知求者與天地不能无寒暑世道不能无治亂人心不能无理欲天地氣化行而不息故寒暑所以生物而非礪物萬剥即復也治亂必造于人其人不出亂未

可治理欲戰勝為仁由已權操于天者剥之就復難權操于我者剥之就復易君子審消息盈虛以人合天則剥不久復不遠矣

☳☰ 震下乾上 无妄

予知予聖必屬妄人人性本善俱因剥而自壞剥後得復已自還其故我妄于何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依然子臣弟友不離庸德庸言故復後繼以无妄然而无妄之名不可以不辨釋人惡妄之累人陷溺而

不可出曰性空曰无心以視屬諸目目雖見未嘗動見之念以聽屬諸耳耳雖聞未嘗動聞之念鼻口能臭味鼻口自知香殞甘苦未嘗動香殞甘苦之念手足能持行手足自知操縱步履未嘗動操縱步履之念原有思思而不著于思亦有念念而不著于念倏起倏滅莫得停留无所係戀无所憎惡自然去來隨我不滞于死生故以人倫日用為煩惱為污濁欲盡屏除始能全消其意識歸于无妄吾聖人非禮勿視

視則思明非禮勿聽聽則思聰非禮勿言言思忠信非禮勿動動思恭敬心之官則思不思而蔽于物思則得不思則不得思之盡善大中至正為子而孝為臣而忠為弟而弟為友而信生順死安寧懼識神之為主而入于妄耶蓋聖人之无妄修齊治平參賛位育皆平實可據者釋氏截斷意識以為去妄之根當體全空則意識横起以求无妄妄即生于无矣淺學不深于義理若為高遠微妙學者反欲棄此而就彼

亦大惑不可解也卦體下雷上天天下雷行萬物盡
含發生之氣然而不秀不實夭札疵厲者何勝校量
人之无妄但具作聖之基其間之自暴自棄逆癈道
畫者人人皆是醉夢之人不可入道去醉就醒去夢
就覺但離醉夢亦未可即言道也唯學能驅妄學然
後知不足故大畜隨之將以多識前言往行也　或
問妄之義于何而立人之妄于何而成曰妄者不誠
之謂人而不誠則言行欺偽久之則虛而為盈无而

為有即妄成真遂為妄人矣今日害于聖道者莫如佛並失其佛之本意而為之蟊賊者莫如禪佛氏之書其立教也每以无為有以有為无顛倒互易以愚生民之耳目天堂地獄此本无者也梵典形容極于鳥獸草木纖塵分寸歷歷不爽山河大地人倫日用此本有者也彼偏一切掃除古今之妄有過于斯者乎就其異學之中又有所謂教外别傳者出指其佛所著之經律論為語言文字比之塵飯土羹棄而不

用欲直指本體遂妄自誇大云禪宗所悟絶非心性郤是明心見性絶不涉空有郤果真空妙有視教典之有真空有本无者又落凡夫矣天上天下惟我獨貴如來禪不足以當之當之者為祖師禪爾信斯言也豈非即妄成真為天下之妄人也哉　天下雷行陽氣上升土膏肥滋其于時也為驚蟄之候初盡其全故无之而不宜所以往即得吉二乘其時當耕菑以有事三當勤勞之不暇而乃繫牛以偷安所以二

未嘗而三有災言其不循下學之苦功遽思上達以躐等聖人所以破其妄也四離下而上耳目聰明心思警敏可以語上歸于正道彼固有之五剛健中正直知性天浮雲太虛无或點染野馬塵埃悉為元氣故有疾勿藥上自處過高高譚性命虛空生障捏目空華疑神疑鬼无妄以成其妄故有青而窮災○无妄史記作无望漢人引經如此甚多大約聲音相似即通借互用未可為據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者人无妄念心與天通所以能元亨利貞同于乾也然于此有正與不正之分焉其匪正者專恃一己之覺慧不加學問任質而行自以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不知其障蔽即生于其內若似乎有斯理也而不可施之行事若似乎有斯道也而不可布之經綸是匪正之眚而莫可往也其眚竟與迷復者同矣聖賢正道不貴頓悟必資學問而後成　妄罔二

字古人互用有欺誑之義有羅網之義羅網之設所以欺誑禽獸言行欺誑亦所以揜襲人耳目而羅罔之

无妄　无妄无解見尋門餘論妄從亡從女汝言人之不誠是喪失其本心非爾之身矣即操存舍亡君子存庶民去之謂禮傳所云无自欺全得此解　女子言行不出于户閾塈蔽其面保傅導之然後敢行焉有出亡之事女而出亡不必其為非僻即此已是

勇決狂誕自用自專不循軌道者矣妄人之自以為是亦何異哉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卦之所以名无妄者以乾之一剛自外來而居震之初為主于卦內蓋雷藏地下陽甫回而為復其氣必升上升而及乎天動之極而健之至九五剛中天德

六二應之即禀此性而為人所以大亨以正純然乾德之全其德未賦于人在天乃為天命既賦于人率性而來為禀此天命總皆天之命也雖有洪纖高下之不同要之人人皆具物物皆備從此而磨鍊追琢其加功未有涯涘如視以為惟我獨得竟行直往是非正有眚往何所利益无妄本末可往往將何之乎彼自信知天命矣然此天命者豈即能扶持護衛而聽吾所行若其不祐行當自知之也故曰行矣哉往

也之也行也咸同一義極言无妄正當培養未可云神化莫測石火雷光无所接續倏忽泯滅釋氏一悟妄自誇大匪正有眚无妄之往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句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與句去聲

天下雷行是天之陽氣无乎不到凡天下之物皆與焉此時之物天性具足无有欲惡无有欺偽无妄之義也茂者長養之謂時當發生之際先王即因天時

以布長養發生之政教不使天時獨立无助以對之

凡厥所為皆育萬物之事使之得遂其生生之正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于不破卵敗殈不殺蟄

折長而後盡其參贊之量　與如吾其與聞之與言

凡物皆與此天下雷行之氣幾也見天之于物未嘗

有二物且不二況人為萬物之靈者乎

茂茂草豐盛也從艸從戊戊者中宮之土六甲五龍

相拘絞草生至此其豐盛極矣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彖辭言不利有攸往而此爻辭言往吉彖傳言无妄之往何之矣而此爻象傳言无妄之往得志也何其不同若此曰匪正則有眚不利所往如聑者之行必至顛仆也初固正矣无妄之初湛然純一守是而往徹始徹終无所蔽惑吉道也往而學問往而歷試皆自此而擴充之也其志已先定矣此志如志道志學

之志往則得其志矣苟用此而即欲有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學者製錦代工琢玉則將敗其本質矣何所之乎以是知拈花微笑而證果之流不可行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言人但恃此誠信之質智慧之姿未嘗加以學問无所事事如為農夫者春當耕而不耕秋當穫而不穫一歲而不治菑三歲而不治畬苟能如此而无飢餒之患則无不可往矣此葢斷其必不能之辭也天下

質性粹美不過易于入道如人百已一人千已十而已矣非謂即此可以動容中禮汎應曲當也江皋河瀕校之磽确用力少而得穀多非謂守此空田即能秉穗充庭也如曰无所期望不耕而有穫不菑而有畬此信天緣之仰魚守株而待兎聖人教人立巖牆不盡人事而徒聽天命此則妄之至也世固無此理无此象也信斯言矣何不直曰利有攸往而曰則利有攸往葢曰能如此則可不能如此則不可斯義不

明聖學混于二氏矣不可不辨者

耕 耕以牛犂田也從耒從井古者未用牛耕先用耒耜

穫 穫刈穀也從禾從蒦蒦有商度之義收刈五穀當商度其先熟者而急取之漢志云收穫如避寇盜之至正此意也

甾 甾不耕田也從巛災從田田久不耕則水道壅塞如欲耕種當先治其溝洫故一歲曰甾後人以為治溝洫當先去除草萊又加艸作菑贅也

畬 畬田廬也從田從余余者廬無外垣僅左支右

吾其制作减于舍也本作余足矣以余誤訓語舒復

借為自謂之稱故加田以别之亦贅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為農夫者亦欲富而已苟不耕于始而望穫于終是

為欲富乎未可也六二既中且正具无妄之美才上

與五應天資純粹者也不可因之而自足不加苦功

不能致富指其中无所有未得遂為至境墨者曰以

此求富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實本諸此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青生于内災至自外莊生云外養者病攻其内内養者虎食其外正疾與災之謂也三當上下之交有災自外至之象君子立身无過自慊于心知我者其天災不宜至而忽至焉此災非我名无妄之災也然其窗幾度時固有間不容髮者在如牛之為物可駕可耕乃或繫而不用行人取以服車致遠于行人則為得矣而邑人之有事南畝者豈不坐失幾宜而為農

夫之災乎葢无妄者即素位而行不願其外之意然
其分所當盡者正是不少當耕不耕非順受天命也
雖與自作之孽不同而力學篤行安在哉　天下雷
行時宜播種二三兩陰乃雷上之地天下之田故二
為耕穫菑畬三為牛指農事之方殷也二位中正自
恃天分過人未肯勤學好問三望道髙美驟想登天
亦不欲屑屑于人生之得失然吾雖不計榮辱无心
得喪奈榮辱得喪之及身則有不可擺脱者唯君子

能日習于得喪榮辱而不動其天均非人失人得付之鹵莽者比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天下有僥倖之妄即有䆲滅之妄其妄則一也共此一牛行人盡其駕車之職則邑人失其扶犁之業矣得在彼則災在此禍福之幾捷于轉丸豈无妄所能消乎必涉歷憂患始克有濟

九四可貞无咎

下乘震動上陟于乾葢自邇及遠自卑登高者也中人以上聞道而不笑日進有序又无匪正之眚以无妄之姿而知用功于學問其究竟之造詣尚未可預期若匪正之眚庶幾或免聖人許其可貞所以无咎

四為天體天行不息與雷之一時奮迅者不同故有進而不止之象非僅僅抱无妄之虛質而自足者

曰可貞者言必如此乃可為正道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正非興人任也无妄本貞天降衷人率性未有不正者四之可貞豈本體以外之事哉固其所自有者也妄則匪正无妄則可貞妄則失其固有无妄則還其固有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疾有内因傷于七情者是也疾有外因感于天行時氣者是也有非内外因跌朴損傷者是也此皆有妄以致疾聖人制為補偏救蔽之法而鍼刺湯液之工

尚矣五陽剛中正无七情之害對時育物无運氣之災居人君之位佩玉鳴琚左輔右弼无顛蹶之患如是而有疾乃无妄之疾也如青天浮雲雲過天蒼不足以撓其元氣玷其太虛者聽其流行任彼去來勿用補救之藥自然疾除而有喜矣若以為疾是无妄而生妄若以施藥是因藥而致疾諺云天下本无事庸人擾之耳　富貴之人聲色肥甘溢喜溢怒其疾恒多素問所云以妄為常者也无妄則无疾无疾則

何所施其藥乎學知天命夭壽不貳物來順應鳥獸忘機水火无權凡天下可驚可怖之事盡銷釋于无思无慮之中茍欲以藥攻疾无妄之疾不必藥有妄之疾不能藥藥終為庶民設非為君子設也曰然則君子何不无疾之為愈乎曰舜能使瞽瞍底豫而不能使无焚廩揜井之事文王能出羑里而不能使紂不囚之孔子能解匡圍而不能使匡人不圍已其義一也

藥 藥治病艸木也從艸從樂有五音六律不可紊亂

始能格天地和神人藥有寒熱溫凉配之君臣佐使

始可調血脉安藏府義有相似者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凡事用之其效與不效未可期必姑且嘗試以觀其

何如无妄之疾而遽加之藥是以疾試藥與或以藥

試疾與其妄甚矣言不可者毋為疑似之意也

上九无妄行句有眚无攸利

无妄而至于終矣其自處之高人人皆出其下猶然如初不過十室之忠信而已矣以之措于事業則昏迷而不明究之抱此虛質无一而可君子所以重學也　初无妄少年美才也復後平旦也其從此往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往不可限量上无妄猶之童心也老則神氣衰矣猶之復後也久則障翳漸生矣其罔罔而行也鐘鳴漏盡尚不知止其行何所稅駕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初自此而往其道長上終以此而行其途窮无妄之行至是而窮極焉乃所以為災也始以眚内蔽後以災外侵恃質不學與下愚等

☶☰ 天下山上 大畜

无妄乃人生之本體有此質而不知造就則亦庸愚爾如无規矩凖繩欲為方圓平直雖然似是必不能臻其精妙夫子曰十室有忠信未必能好學非天降才爾殊學與不學異也聖人懼人自守聰明遂謂心

與天通欲破步趨之畛域故盡天下之智愚賢不肖悉納于學之一途而後无妄其所已能增益其所不能也此无妄所以必受之大畜也大畜者何學也小畜為小人之事大畜為大人之事小人養口體大人養身心性命也聖賢之精藴不可傳聖賢之言行具在吾得而悠游涵泳于其中日征月邁畜滋大矣豈糠粃塵垢之云乎其卦合山天而成象天行不息山止不遷以静制動以止禦健人之性情无不流行旋

轉苟非靜後何從得其安慮人生少壯莫不有一往剛健之氣視古今德業俱可以智力而成苟无以止之則不能盡其變而老其才豪傑之士未有不經磨錬而可以驟當大任者也聖主之于賢才將欲大用之必先大畜之拔于草茅擇于世禄教諸庠序簡在帝心然後共天位食天禄其畜養之者顧不大哉下卦三爻有人才之象初利已所以遏其鋭氣不欲往學于大官大邑也二説輹學既成而徵之使就道也

三既成驅逐矣猶使閑習于輿衛歷試之而後大用之也上卦三爻有君師之象四告牛五牙豕為君相者教人于始進徐以收其效也上天衢聖主賢人共亨平康正直之治也欲求至治其原在于端學術乎

小畜隱牛之名而不露因歷舉其事而想見之皆庶人之用大畜舉馬牛豕直指其名而兼言其事皆國家之制度也牛豕以供鼎俎輿馬以章威儀備養賢之物也　山天大畜為賢人輻輳之象易體而為

遯則為君子退避之象其義正相反夫山天者山雖自止天健而運行不息其氣實相交草野之賢將日升于廊廟君相虛恭而好善故也天上而山下則天自上行山自下止其氣不相接洽伏處之君子柔弱而沉淪驕亢之君相剛强而自用故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夙成者才不巨躁進者德不堅畜而止之所以畜而養之也然而止非徒止有閑邪之義焉養非徒養有

培護之義焉皆欲使之歸于正也羣黎百姓才德卑下終歳勤動僅足以活其八口自養其身體至于俊傑之士乃人君所頼以共治天下代養萬民者也豈可亦使之勞力於畎畝盡瘁于一手一足之事而輕棄其莫大之德業乎故必有禄養之制而士始不困于飢餒方得肆其功于詩書禮樂兵農刑政矣唯不家食為吉也人君之愛護賢才如此何德不立何業不成乎大川雖險亦利涉也　風天小畜者風一陰

二陽以陰為主故云小畜其畜以畜養畜積為義不取畜止山天大畜者山二陰一陽以陽為主故云大畜其畜以蘊畜畜養為義有取畜止畜止即蘊畜也風以散之无止之象艮以止之始可言止混而言之失其道矣

大畜大畜解見小畜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句輝光日新句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實句
新句

卦何以謂之大畜乾體剛健篤實于內蘊歛而不洩充足有餘者也艮象光輝日新于外益彰而莫掩發舒洋溢而不可遏抑者也其為德也則一剛居乎最上處賓師不臣之位豈徒貴之乎彼之賢原足以當此蓋尚其賢非虛禮也得此一賢而隆重之即能教育天下之英才髦士止其健而愛護培植之其餘盡歸于正矣是正之大者也然濟濟多士安可不制為

禄位以處之以盡其養賢之術乎故以不家食為吉也夫剛上之一賢賢之既成者其尚之固若彼在下而健之羣賢賢之待造就者其養之又如此士君子之趨事赴功以建不世之德業亦易易矣盍仰荅生成以應乎天也　或曰剛健為乾固不待言篤寔有艮之義未可以四字專屬下卦艮一陽在上有光輝發越之象至于日新則天行一日一周變化代謝有乾之義未可以此專屬上卦當是兩字釋一象顛倒

而迭釋之者也曰如予所言其義是洽但艮之所以稱敦艮者以一陽在上也今三陽之全體具在不宜舍其重而取其輕艮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輝光即光明不失其時豈非日新乎聖人言語既極精微又復直截不必如此支離繁瑣分配太多有似教典反令學人多增一障窮經不求通于所難知每崎嶇于所易曉亦輕重失宜矣　鄭氏與古本諸家俱以日新斷句陸氏作日新其德程朱從之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先儒言有其理而无其象是理與象有分矣苟无其象則无其理古今无象外之理理外之象也所以不能觀此象者葢將前往二字輕輕讀過爾天行一日一周昨日之天今日已隔于山而在山中矣今日之天至明日而隔于山又在山中矣其在前之天雖已往而莫追先聖先賢之言行不昭然而具存乎君子觀山能畜前往之天而不已則效法之而

多識前往之言行于无窮是此前言往行也皆藴畜于身心而為我之德矣　天在山中正與明入地中一例日月原不過旋轉于地外遠莫可覩似入地中天亦自為旋轉及其㝢廓而不可問則但見其阻礙于重山而已矣此實象非虛理廹楊時喬氏求之而不得其解乃云山下有虛洞如世俗所呼洞天者是噫此與井谷射鮒為蝦蟆何異士君子窮經當曠觀遠視得其綱領之所在則繁枝瑣葉无不迎刃而解

尚屑屑于毫末之微則處處皆鐵門限矣

初九有厲利已

少年初學未習風波視聖賢大道帝王功業无不可一蹙而至輕于自用及乎一蹶而身名俱喪雖欲草衣木食顒顒䞨膝其可得乎故聖人恒于始進之時不啻耳提面命之也于晉則晉如愁如于大狀則狀于趾于大有則无交害之類葢當欣欣向往連鑣共進時每不令其隨行逐隊也大畜之初即乾初也潛

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畜之厚養之至方可大用爾天下事易者嘗難安者嘗危无不有厲存乎其間與其躁急而僨敗曷若詳審而觀變與其繆誤于出門曷若從容于遲莫凡所經營不如已諸之為利已止也已非終已藴畜以大其力也老氏之學以退為進正本乎此後世妄稱易老實似是而非聖人仕止久速各得時中退則真退進則真進以退為進失時中矣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夫識未定而才未老以身嘗試是災本在彼而我直往犯之知厲而止災自遠矣

九二輿說輹

既中矣復有六五之君應于上宜其進而有為得以致君澤民行吾所學向日之優游待時豈真忘世者乎所以慎而又慎正不欲輕試而養其大用也此其時矣則翩然解說其車軸所束縛之物載重而行遠

說輹乗時勢當即進大君下賢義在必起此與說輹即脂車秣馬之謂與小畜輿說輹義正相反小畜棐乗剛上妻制其夫農家之不祥彼說輻者言說去其車輪謂牝雞司晨事事不可行也大畜六五柔中謙恭虛已人君下賢帝王之盛治此說輹者言說去其縶軸之物與發軔之義同安車就徵君臣契合也初利已二又止輿是兩爻一義何别于初二乎乾初為潛龍二為見龍卦止六象焉容重複玩象傳其意更

明

轝輹車軸縛也從車從复复行故道也車軸有以縛之則不可長行安于故道而已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五為養賢之主二又應天之臣隨時處中宜進而進任重道遠非其所難故勇于說輹必有得君以行其所素畜者知无怨尤之及矣　夫子告子張以干祿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賛此爻說輹而祿仕亦曰

无尤其義合符士居窮約敝屣徒步无係天下之具瞻其怨尤固希及乎出而任事則高山仰止副蒼生之望難故恒為怨尤所集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初涵養二發用至三則下卦之上正庶事交責之時也非有出羣之德力者恐不足以當此駕馭三本乾體健行不息馬之良者以之馳逐正勝其任然而事變之來恒出人意表其為銜蹶者多矣故不可肆意

遂志視為易與利艱難守正兢業于忽微其心自謀曰吾其閑習夫輿中之所衛護者如戈矛殳戟弓矢之類物物齊備而善用則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何處非輕車熟路乎宜其所往皆利矣曰先儒俱作日愚謂竟讀如字解與困之上六曰動悔有悔同未嘗有礙

良 良美穀也從日穀實也從皀穀之美者必多皀借為良善之用今反作梁以避之

逐 逐追也從辵從豕豕

行衝突一豕先行一豕追之其直鋭更甚衞衛宿衛也從行從韋從帀帀與帀取圍遶周遍之意葢言廵行圍遶周帀而无不到也古作衛意亦盡矣以其為封國地名所專復加帀以別之似不必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九一剛國家之師傅羣賢之宗主下卦三陽皆其所陶冶者三既道成而大用與之志同道合无適不可人君于此得人才之效士人于此无驟進之嫌矣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大畜所以能藴畜德藝畜養賢才者以五柔中之君恭已虚懐四柔正之相欿然下士好問好察故得上九之大賢居師保不臣之位羽儀當世教育人才若此之盛也四下應初九伏處退藏修其天爵皆四之所畜茍或飢寒而不得遂其願或沉淪而不得顯其身草野之士恒比比也致謹于童牛而加之牿訓于蒙士才无不就野无遺賢矣吉之大者也　未角者

為童牛豈能觝觸而預施衡木于其上又以謂楅衡之類則童牛未堪任駕或謂牿為牛馬之圈雞豕羊屬俱有之何取童牛牛之順服可供驅使者以穿鼻也童牛之鼻未可穿懼其殘害稼穡為竹籠以籠其口即隨羣而行止今農家養犢者往往用之以其為假借所專俗加牛作牿頭上安頭无理之甚者或曰犢恒依母不籠口者為母牛籠口者為童牛使其觀母之服軛扶犂正所以教之也其義亦通曰文字之

始大約易簡明白轉展增加其義反晦夫既有籠口之教矣復舍而取觀母之義不亦多此一層曲折乎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人才既盛治化昌明為相之首務宜四有元吉之辭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非直一人之喜天下之喜也

六五積豕之牙吉

為人君者其位既隆其威既嚴而復訑訑自足惟言莫違則善孰得而聞賢孰得而舉六五虛中下賢與

四同德此君此相謙恭一體薄海普天之才德未成施其切琢已成同其祿位其象為碩大之豕繫之于杙而烹以養賢豶豕大豕也牙繫豕之杙也天下之賢悉立明庭豶大之豕悉繫牙杙人君之吉道也

豶豶大也從豕從賁賁者牛犇之喘息借為凡壯大之用如有賁其實𦍩羊墳首之類當即用賁字葢獸之肥碩者喘息必麤加豕作豶即指豕之肥碩也舊釋䝏豕與𨽍犗猗奄等此穢瑣慘刻之事非聖人本

意且于象義无取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四應初尚利已故牿牛以教之有喜者喜其成功可待也五應二輿既解維故豕以饗之有慶者慶其今日之得人也喜小慶大喜屬將來慶屬當下　先儒以利已説輹同為自止以牿牛豶豕同為止人初二兩爻重複于下四五兩爻重複于上无分别次第聖人取象先後不可得見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讀與何校滅耳之何同謂衢之通達平正无所隔礙无所遮蔽舉目四望遠與天接也程子欲衍去何字朱子以為何其通達若疑詞俱費力矯揉而天之衢三字益不可解矣一作負荷便直截痛快上九一陽在卦之上彖傳之謂剛上也五為君四為相俱以柔承剛虛已以聽所謂尚賢也其下三陽君相賴上為之養使蘊畜于初發軔于二馳驟于三至此野无

遺賢俊傑在位老成與英妙共立朝端王道蕩平下

消其災尤上受其喜慶志合而道行其亨極矣下三

陽為天天雖在下健行則反乎上而上為荷天矣古

今之通義成功則退乘時則進上一陽成功下三陽

乘時以上下下以賢繼賢太平何以長保苟世過時

移貪位而不知避天上于山而成遯所謂尚賢養賢

之道安在哉

䢩衢爾雅四達謂之衢從行從瞿瞿有瞻視之義四

達之衢可東可西當瞻視而審所適從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衢即道也荷天之衢則東西南北大小共由可云大行矣養之不久畜之不固其行僅可謂之嘗試君相同心賢才輻湊險阻平夷无偏无黨太平之治見矣故論治功必先端學術學術不端天下無真儒彼哉漢唐苟且功名非三代之治也

无妄言不利有攸往質美未學往即妄矣大畜言利

涉大川才賢出衆充之以學問豈但可往即涉川之
難盤根錯節俱其所利也動而健者率性之道能止
健者修道之教也无妄之上即大畜之初行有眚至
此猶利已五无妄勿藥至二亦說輹无尤四可貞固
有至三利往合志三繫牛為災至四牿童牛有喜二
不耕菑故未富至五豕牙豶豕故有慶初往得志至上
天衢大行六爻顛倒細玩之俱學與不學之別　釋
氏云因妄說真真无是相從真起妄妄體本虛妄既

歸空真亦不至至于真亦不立則本來无一物无心性空俱顯然明白矣苟欲多識畜德是又自增一重障礙也若夫聖人則不然毋意必固我空空无知固无妄也惟不踰矩竭兩端而後于吾身之分量始足故大而事父事君細而鳥獸草木莫不求其知及仁守莊涖動禮非多識畜德烏能至此乎是以无妄若同而成其无妄則大異也

周易象辭卷八